

左泉棠家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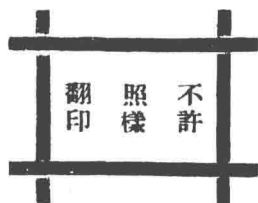
左宗棠家書

二

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四日出付版

左宗棠家書

定價(大洋六角) (平裝的一册)



| | | | |
|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|
| 代印者 | 發行者 | 校閱者 | 句讀者 |
| 中國印刷廠 | 沈繼先 | 胡翼雲 | 許嘯天 |

總發行所 上海 羣學社
 分發行所 北京 佩文齋書莊及本埠各大書莊
 四馬路 中市 泰山堂書莊

左宗棠家書（下）

致孝威（丁卯二月廿六日澠口行營）

孝威知之：此月中旬，各營陸續來鄂。二十日，前隊起程。廿四日，親率各營續進；適擒逆自宿松折回，竄擾黃梅廣濟蘄水蘄州……等處。湘軍彭杏南戰歿，亡失極多。賊蹤日夜上竄，徑抵黃陂；時則吾軍前隊，已抵澠口一日矣。廿四日申刻，吾率各營行抵澠口，廿五日發馬步探至黃陂及楊店雙廟一帶；則賊又於先日東竄黃安矣。見又確探賊蹤，以定行止。如賊由黃安竄豫，則我軍由雲夢德安以趨襄陽；否則，暫駐數日，察其動靜，以定行止。蓋軍行雖指秦隴，途間無避賊而行之理；而鄂軍屢挫，士氣不揚，譚竹翁曾沅翁亦堅留以資

鎮壓，義不可遽去也。此起捻逆之悍，由僧多敗潰之軍；被捻擄脅勉從，恐不邀曲貸，遂蒙面喪心，反戈相向。其中三盟黑龍江之人居多，習騎耐戰，宜非湘淮之軍所能當。湘以剿長髮之技剿捻，淮以剿常捻之伎剿此捻，故均作敗局。我所以擬車礮一式者，實早慮此將士，不知此賊伎倆，銳言亟擊爲宜，而於車礮多嫌笨累。昨聞湘淮屢挫，始肯練車礮，習車營，或不至如湘淮之失算乎？爾等去後，余少五先生，余三表伯，恢九伯父子。及陳二先生……等來營，均各有所贈遺，未留營也。此外舊識來營者，亦頗應接不暇。吾腹泄如故，葠茸均按日服食；不見火證，足知吾衰。馬隊車營，一變南方兵法；事甫創始，全賴知其意者爲之教練，始能避短用長。車營賴馬莪園，馬隊賴喜桂亭；而喜頗不爲時論所與也。其教戰養馬，則實有所見，軍

中服之。此外僚佐均尙和協，能分任吾事，藉可藏拙節勞，爾輩可毋我念。在家讀書養母，經理家務；勿濫交，勿爲習俗所染，謹身節用，自有得處。識之！

致筠心（四月二十日樊城書）

筠心夫人覽者：得四月初六日書，具悉家中近事平安，甚慰客懷。屯灑口德安，均無戰事。所到，官民均恃以爲固。四月初一日，擊賊隨州，僅小有斬獲；以賊見礮車卽走，不回拒也。初三日，淮軍到德安，我軍由隨州棗陽趨襄陽。初八日，抵樊城，趕雇車馱；今十二日矣，所雇購者不及一半。適擒賊敗楊鼎勳之淮軍，復由漢黃竄安陸，意在乘虛渡漢；渡漢不得，則由襄棗以竄豫也。我軍又須回戈擊之。今夜月明時，潛師夜起，結營峪山八條岡；擬仍合長圍困之。幸秦

捻爲劉提督松山黃道鼎所敗，勢已大蹙，隴回亦多乞撫，我緩入秦隴，亦無害也。鄂中大旱，秧田枯拆，首種不入；民間日夜避兵，嗥呼滿道，深可傷憫！我之遲回於此，亦欲爲中原銷此巨患耳。試館已動工，凡工師工費賞犒之需，少從寬裕，俾樂於從事。孝威主之，不必問之二伯。家下事，一切以謹厚樸儉爲主；秋收後，還是移居柳莊，耕田讀書，可遠囂雜。十數年前風景，想堪尋味也。

致孝威（五月初七日樊城營次）

孝威知之：前由驛遞去一緘，計已得達；以後日去日遠，不能常寄家書，可不必念我，致以無信爲平安耳。捻逆擾鄂，賊馬我步，賊速我遲，故常不相及；我軍一擊之隨州，一擊之棗陽，未及痛殺，以賊見卽絕叫狂奔，毫不抵拒也。車礮之制，足制騎賊有餘；然縱擊窮

追，非馬隊不可。昨見岳忠武傳，其與李成戰於襄陽，示王貴牛舉以長槍步卒擊其騎，以騎兵擊其步；正與見在所用陣意相近。我軍車隊既精，再得所調寨馬輔之，賊不足平也。可見古今事理，並無二致；讀書增其識解，治事長其閱歷，自少差謬。豈獨兵事然哉？而曹勉之抵樊後，因購雇車馱，極其勞費，而仍不能成行。兵燹之餘，物產凋耗，頻年調發既數，民不能堪；加之車夫騾夫，多是花門種類，彼畏秦人讎殺，不敢西行。故難於應手。甫有頭緒，卽率之以行，克帥今日由此趨老河口，取道荆紫關，以指藍田；我率各營，由此取道宛洛，以指潼關。大約月餘日，始可會師秦中，尙恐沿途有戰事耳。賊悉趨豫，將竄山東；秦捻亦正思出關來會，回氛仍熾。穆將軍權督篆，專主撫回，廷議亦頗右之；撫局太早，終非了局。厚庵臨卸篆，

又有擊河狄之舉，恐無勝理。此與劉霞仙臨去復以兵事自任，同一機軸。事權將歇，復作努力向前之勢，人其從我乎？關隴捻回並擾之外，又有游勇之害，卽所謂江湖哥老也。用勇丁之流弊，必至於此。近日淮靈各軍，殊爲可慮。——淮軍尤甚——自冬徂春，亢旱已甚；燕豫秦晉西蜀楚北皆然，不知天意將何爲也！試館規摹一切，均聽二伯主持；家中各事，爾須妥爲料量，毋貽我憂。少交游，勤工課，敬慎儉約，爲諸弟先，此外無多屬。二伯父處未及作信，可以此送閱。我服葦丸，精神甚好；惟腹泄不愈，近時酒興大減，亦不能飯也。

致孝威（六月十三日行營）

孝威知悉：樊城一月至靈寶，酷熱不可當。前月十七八，本月初四，大雨連朝，又爲泥灣所苦；師行之艱，至此而極！師進潼關，克

帥進武關，高果臣飭由蜀河口進引駕回；三路並進，聲威頗壯。狡賊本欲東竄豫州，聞大軍且至，恐扼於穀函藍關，隻輪不返；則竄同郡，圖渡河竄晉，又爲劉懿卿所敗。現復西竄。朝命兼制晉防，擬於潼關小憩數日，察其動靜圖之。我與克翁果臣分三路，地勢尙合；入秦以後，穩紮穩打，或望得手也。回患斷非剿撫兼施，而又能攻其心不可。所出之示，錄寄一閱。手此告爾等。毋我念。

雙

銜示：

大軍西征，由秦趨隴；

殺賊安民，良善毋恐。

擒寇縱橫，害吾赤子；

剿絕其命，良非得已。

多殺非仁，輕怒非勇；

誅止元惡，鉏必非種。

凡厥平民，被賊裹脅；

歸誠免死，禁止剽劫。

漢回讎殺，事起細微；

漢禍既慘，回亦無歸。

帝曰漢回，皆吾民也；

匪人必誅，宥其良者。

使者用兵，仁義節制；

用剿用撫，何威何惠？

我諭吾民，俾曉吾意；

勿比匪人，以死爲戲。

大軍所至，如雷如霆；

迅掃郊甸，遠征不庭。

致筠心（戊辰正月二十五日獲鹿行營）

筠心覽之：已作書由驛寄來，計已先到。今因艾生回湘，復作此寄上。時事殆不可支：自入關以來，無一事順手，已知其必有異矣。幸山東諸捻，已將剿盡，或可暫救目前；然淮勇本卽捻逆，其剽悍斷不能改。陝甘土匪，潰卒，回匪，到處皆是；川楚哥老亦然，督撫多用庸才，亂何由定？此行不但欲清河北賊，亦欲於軍事之暇，請 陛

見一詳陳之。然非戰勝，則言不足重也。霖兒兄弟，總是讀書家居爲是；斷不可令作官，致自尋苦惱！屢飭爾家居奉母課弟，母急求仕進，何竟忘之？昨接爾伯父書言：爾母臘初脚氣大發，初八日後，病勢增劇；至十七八等日，險證層出。醫言：「脈絕不可爲矣！」爾伯父乃遣人追爾折回。至二十二三日連進葠茸大劑，漸有轉機。爾伯又諭令爾安心會試，勿須回也。我前接爾北上之信，卽馳書王若農，請其極力阻止折回；其時未知爾母病狀，并怪爾母任爾妄動，致違我教。想爾途間接到此信，必已折轉；又恐爾或已到京，故作此請夏芝岑與爾閱。爾如尙在京，——斷不准會試——卽暫住；候我信到再動身南歸。初六日行，抵望都，接爾前月三十八來信，知爾竟抵都中，安頓會試矣，不意爾竟敢違我訓飭如此！前因摺弁來京，曾寄一信與爾，亦料

及爾伯父及王若農追爾折回之信或未接得；故姑作一函，交夏三兄與爾閱。想湖南家信，亦必續到。此時亦無可諭知者，惟盼爾母能康復如常，爾倖免爲罪人耳！我因捻逆渡河，憂憤欲死；故恩遠率五千步隊前來。當啓行時，已疏陳入直；亦料逆賊過晉豫後，必入犯畿甸。晉豫無足當之，直隸亦然，不忍不來，不敢不速也。此行必前驅殺賊，以求心之所安，利鈍舉非所計。爾斷不准入闈赴試！天下有父履危地母病在牀而其子猶從容就試者乎？汝安則爲之矣！初六日，望都行營諭。不會試，亦不必來營；來營徒添我累。又囑。

致孝威（二月二十五日蠡縣行次）

孝威知之：覽爾二月十四日信，知爾因母病焦急，擬由天津搭輪船回去；此亦人子天性所應然。惟天津輪船，斷不可搭！爾但知前年

閩中搭坐之安逸，不知彼係雇坐，又得黃丞照料，故能如此；若此次南旋搭坐，苦惱必不可堪，徒增吾憂。前函欲爾俟諭再行者，原以東道西道，均不可走；而輪船又斷不可搭也。爾何不體之？爾母病，正月初六日復發一次——端姐與淀生信——旋復平善，暫可無它，爾不必着急。謝麐伯兄來都散館曾詢我，子重似可令其會試，我已諾之。麐伯，名維藩，岳州人；性行純篤，君子人也！爾可以師友之間待之。捻逆經各軍痛剿，兇焰頓衰；吾自十一日出保定後，日日冒險馳驅。僅十四日接仗一次——蠡縣清苑之間遏其犯保定——昨——二十三——接仗一次，——肅甯追至蠡縣遏其犯河間也——然均未能痛殺。——昨日獲賊訊供賊已知我來頗畏之——蓋以桂亭馬隊盡付劉郭，隨身無馬也；然必親臨前敵無疑。近十日來，晝夜騎馬，奔走如健兒，尚不甚憊。幕中如

子儁淀生諸人，無不馳馬者，亦不獨我之耐勞。以同勢論，歲事當速；惟朝廷不過於督責斯可耳。此事畢，吾當乞身，斷不再入宦場矣。

致孝威（三月初一夜正定行次）

孝威覽之：戰事尙爲順利，諸將士忠奮異常；此國家深仁厚澤所致，非統帥能激厲之也。賊勢剽銳殊甚，遇堅軍，則轉瞬卽不見蹤迹；遇瑕軍，則有隙卽入，亦不及招架，非長毛所能。淮軍自命熟諳情形，而郭楊十六七之戰，傳聞異詞；詢其逃去之卒，頗悉其概。爾不可以此告人，恐聞者勃然，嫌隙必開矣。爾年輕學淺無閱歷，凡事以少開口莫高興爲主。記之！記之！各軍雲集，兵勇騷擾頗甚；而直省民風之兇狠，尤世所罕聞。吾憂殺機方動，未能驟止也，道途劫殺

之案，日出日奇。爾將來南旋，須候我諭，斷不可大意，亦不可坐輪船。爾如赴會試。亦可；但不必求中進士，功候太早，本無中理，且科名亦易干人忌也。謝麟伯庶常，天性純篤，每言及國事艱難，輒涕泗交頤；所謂「袁安之每念王家自然流涕」也。其人學行，可爲爾師。同鄉中會試寒士，可暗地查明告我。孝寬主事照，可領回。此次爾亦可捐行走。

致孝威（二月二十八日大名行營）

孝威知之：日前接爾信，得悉一切。爾母病宜人葠，邇既欲買取，吾不惜此重貲；惟須央真能辨別者，同其覓購，能得一兩亦足矣。——祖母病時急需好葠無錢買取吾至今以爲恨故不欲多買也——託子儁兄致書號友挪銀應用。買葠之外，以百金作南旋盤費，餘均作下第寒士

盤川。——先不必說臨時親送之——不可浪費分文，致違我教。周瀛橋無令聞，其窮苦當由自取；爾於此輩，宜慎所與也。爾捐行走，二弟領主事執照，均可於此次辦之。

致孝威（四月十八日吳橋行次）

孝威覽之：今日吳橋營次，有平江朱孝廉——承基——遣人來尋朱副將——德樹——借銀，不知朱副將在陝未來也。詢知湖南會榜，中十四人，不知其姓名；爾所錄寄該稿，首作尚可，次三不佳。詩有稚句。不中爲宜，斷不可發下第牢騷，惹人訕笑，反求諸已可也。况爾已蒙恩得官，更不當與寒士爭進取。孝寬三月中旬書來言：爾母服葭茸補劑，漸望復元，惟足腫未愈。家中大小均吉，可無罪念。爾可不急出京，以沿途游勇惡團，到處皆是；無法無天，行旅時有戒心。如已出